

讀梁鑒藏鏡四篇

說漢鏡銘文中的女性賦體詩

李 零

梁鑒者，梁任公之曾孫也，藏鏡多奇品。銅鏡乃漢代藝術之縮影，雖廣止數寸，而納天地於其間，四方八位，萬象雜陳，恍如仙境，試取其紋飾，較漢畫像石，可知吾言不虛。而古工匠鑄婦女哀怨之辭於鏡背，可補文學史，亦足珍貴。其中有女性賦體詩四篇，一向號稱難讀，覽者不知如何破讀斷句，至文義而不可得。今草短札四篇，以答梁鑒之請。

第一篇 “納清質”鏡

漢鏡中有一種六言鏡，第一句以“內清質以昭明”開頭，習慣上多稱“昭明鏡”。這種鏡子，流行時間較長，以紋飾分，大體有兩類：一類是蟠螭紋鏡，或以三組花苞紋分區，或以四組花苞紋分區；一類是連珠紋鏡，以十二連珠紋居內，或以八角連弧紋環繞之。前者又分兩種：武帝前，銘文“徹”字不避武帝諱，可稱“徹字鏡”；武帝後，銘文“徹”字避武帝諱，改成“泄”字，可稱“泄字鏡”。①此類銘文，往往丟字落字，甚至整句脫去，字體簡率，甚至被寫錯，只有參合諸銘，才能通讀。這種銘文的鏡子，梁鑒藏鏡有五件，其中一件完整（下簡稱“全銘鏡”），四件殘缺（下簡稱“半銘鏡”和“殘銘鏡”）。我先講其中的全銘鏡。

一、全銘鏡

此鏡飾十二連珠紋（圖一），年代屬西漢晚期。

（一）釋文：

內（納）請（清）質以昭明，光輝（輝）象夫日月。
心忽（泐）穆而顛（愿）忠，然壅塞而不泄。（內圈）

絜（挈）精白而事君，愆（患）污驩（穢）之舛明。
彼（被）玄錫之流澤，恐疏遠而日忘。

懷糜（媚）美之窮（躬）體（體），外丞（承）驩（歡）
之可說（悅）。

慕突（竊）佻（寃）之靈景（影），顛（愿）永思而毋
絕。（外圈）

案：月、泄、悅、絕是叶月部韻，明、忘是叶陽部韻。



圖一 梁鑒藏“內清質”鏡

(二) 注釋

“內請質以昭明，光輝象夫日月”，是講鏡。說話人是對鏡鑿容的女子，說話對象是她深愛的夫婿。“內”讀納。“請質”讀“清質”，他本或作“清”，這裏指造鏡之材質是清明之物。“輝”同暉、輝。《文選》卷十三謝莊《月賦》“昇清質之悠悠，降澄暉之藹藹”，以“清質”指月亮，“澄暉”指月光，互文見義，正與此同。漢鏡銘文中的“內而光，明而清”是類似的意思。

“心忽穆而顛忠，然壅塞而不泄”，是講心。人納外物於心，與鏡相似。俗話說“心如明鏡”。古人常以心比鏡，把心叫“玄鑿”。如《淮南子·脩務》“誠得清明之士，執玄鑿於心，照物明白，不為古今易象”，就是這種用法。“玄鑿”出自《老子》，今本第十章作“滌除玄覽（鑿），能無疵乎”，馬王堆本稍異，甲本作“玄藍（鑿）”，乙本作“玄監（鑿）”，北大漢簡《老子》作“玄鑿”。鑿本作監。其古文字寫法，象人俯身，臨於盛水的容器，乃鑿容之鑿和盆鑿之鑿的本字，後來為了表示鑿之材質為銅，才加上金旁。覽、藍皆假借字。玄有幽深之義，鏡面雖平，而其象則深。光學原理，有光就有影，有明就有暗。上兩句主要講光、明、清，這兩句主要講玄、幽、深。“忽穆”就是形容玄、幽、深。裘錫圭先生說，這個詞的第二字，左半从禾，乃穆字的變體，而非揚字，很對。“忽穆”即《史記·屈原賈生列傳》引賈誼《鵬鳥賦》的“沕穆”，索隱的解釋是“深微之貌”，《淮南子·原道》作“物穆”，《說苑·指物》作“沕穆”。②“顛忠”，顛見《說文解字·頁部》，許慎的解釋是“顛頂也”，同部另有顛字，許慎的解釋是“大頭也”，都是從形旁立說，與實際用法不同。案秦漢簡牘多以顛為願，用為愿望之愿。愿字見《說文解字·心部》，許慎釋為“謹也”，古書多訓愨。愿忠是老實忠厚之義，義同忠愨。王國維自沉，清廷謚忠愨。魯迅先生說，“他老實到像火腿一般”（《談所謂“大內檔案”》）。“然壅塞而不泄”，是說此婦把她對夫婿的愛深藏心底，其情鬱結，無法說出來。“泄”，原作“徹”，徹是盡的意思，武帝後改“泄”，泄是發泄之義，不太一樣。漢避武帝諱多以通代徹，蓋此為韻文，作通則失韻。改泄是為了與月字叶韻。徹、泄都是月部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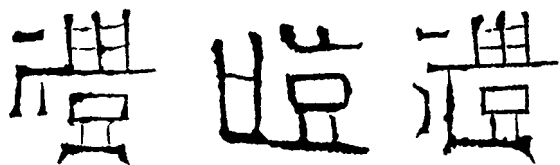
“繫精白而事君，愬污驩之舛明”，“繫”可讀挈，又與携通，如《公羊傳》襄公二十七年“挈其妻子而與之盟”，唐石經“挈”作“攜”，這裏是懷携之義。“精

白”是純白，他本亦作“清白”。《鸚鵡子·度萬》“精白為黑”，“精白”是對“黑”而言。“精白”又可形容忠正之心，如《漢書·賈山傳》引賈山《至言》：“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一心，以承休德。”《鹽鐵論·訟賢》：“二公懷精白之心，行忠正之道，直己以事上。”“愬”，他本或作“志”，屬於錯字。此字與怨、冤等字相通，字可訓怨、訓恚，有忿恨之義，又可讀愬或患，訓憂。兩種讀法都通，讀患更好。“污驩”讀污穢，污字或釋汙，不對。驩是曉母元部字，穢是影母月部字，古音相近。“舛明”，遮蓋光明。舛同掩。

圖二 鏡銘“彼”字

“彼（被）玄錫之流澤，恐疏遠而日忘”，是說深蒙夫婿的恩澤，唯恐色衰而見棄。“彼”讀被，或釋徃，銘文簡率，比勘它本，知釋徃誤（圖二）。③“玄錫”，《淮南子·修務》：“明鏡之始下型，矇然未見形容，及其粉以玄錫，磨以白旃，鬢眉微豪，可得而察。”意思是說，鏡始成型，鏡面仍很模糊，只有用白氈蘸上玄錫的粉末磨鏡，才能照見人形，纖毫備至。可見玄錫是鏡藥。④“流澤”，古書常見，多指恩澤。這裏是以玄錫施鏡，賦鏡以光，喻此女感荷夫婿之恩。施恩曰施，蒙恩曰被。《楚辭·大招》“流澤施只”，王逸注：“言豪杰之士執持國政，惠澤流行，無不被其施也。”張華《食舉東西廂樂詩》“流澤被無垠”，都是以被字講“流澤”，可見“彼”讀被。

“懷糜美之窮體，外丞驩之可說”，是提醒她的夫婿，千萬不要忘記，她曾用她的身體和容貌討他的歡心。“懷”是懷念。“糜美”讀媚美，是嫵媚之義。糜字，广下的部分嚴重變形，比勘它本，相當糜或靡字。《漢書·王莽傳下》“赤糜聞之”，顏師古注：“糜，眉也，古字通用。”“窮體”讀躬體。躬本从吕，吕是聲旁。這種吕乃雍、宮二字所从，非脊吕之吕（字亦作膺），从邑从弓都是它的變形。窮乃窮之變。窮本从宀，从身官聲。窮字是躬字的另一種寫法。古人常把躬寫成窮，例子很多，如《儀禮·聘禮》“鞠躬”，《釋文》作“鞠窮”。馬王堆本《周易》也是借窮為躬。體，左半



圖三 鏡銘“體”字

从口，右旁似豈，下殘銘鏡三、四也有這個字，對比可知，是個从豐得聲的字(圖三)，他本或从水，其實是澧字。⑤西漢豈字，還延續早期寫法，上面並不作山(圖四)。豐字上半較繁，山是它的省體。躬訓身，躬體即身體。《淮南子·精神》：“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，以其窮耳目之欲，而適躬體之便也。”《鹽鐵論·徭

役》：“故四支(肢)強而躬體固，華葉茂而本根據。”下句，《楚辭·九章·哀郢》有類似的句子，作“外承歡之灼(綽)約兮”。“外”指外貌。“丞驩”讀承歡，指討男人喜歡。“可說”讀可悅。

“慕窈佻之靈景，願永思而毋絕”，是提醒她的夫婿不要忘記她的美麗身影。“慕”是思慕。“窈佻”讀窈窕。“靈景”讀靈影，指鏡中的形像。古人以畫像、鏡像為影。“願”，寫法同第三句，這裏與“慕”字互文，應為願望之願。“永思”，即鏡銘常見的“長相思”。永是長遠之義。“毋絕”，即鏡銘常見的“毋相忘”。

(三)譯文

鏡子是用清白的東西鑄成，光輝有如日月，可以照見一切。

我對你一心一意，千言萬語埋心底，但鬱結於內，没法說出來。

我是携清白之心侍奉你，就像一塵不染的明鏡，最怕污穢掩蓋光明。

你對我的深恩，就像鏡子施以玄錫，光可鑒人，怕的是被你疏遠，漸漸想不起來，就像鏡子失去光澤。

但願你能懷念我花容月貌，千嬌百媚，討你的歡心。

但願你能思慕我鏡中的美麗身影，長相思，毋相忘。

二 半銘鏡和殘銘鏡

古代鏡銘往往丢字落字，甚至節其半。其規律如何，可以下述鏡銘為例。

1. 半銘鏡一

紋飾為蟠螭紋，銘文只有前四句，缺後八句：

內(納)請(清)質以昭明，光輝(輝)象夫日月。
心忽(泐)穆而願(愿)忠，然壅塞而不泄。

案：這是武帝後的昭明鏡，但紋飾接近武帝前的昭明鏡，在梁鑒藏鏡中最早。

2. 半銘鏡二

紋飾同上全銘鏡，字體也相近。銘文作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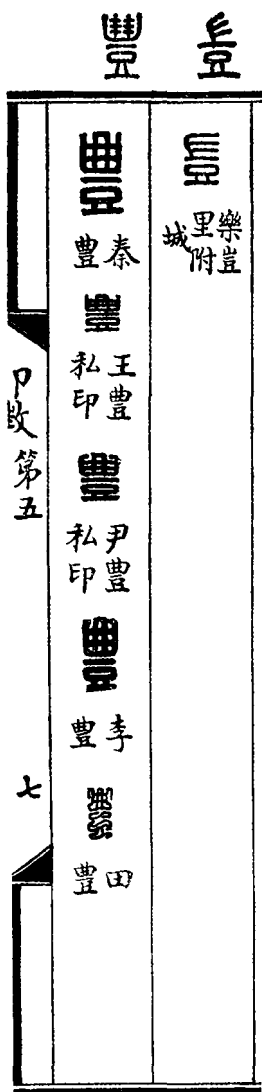
內(納)清質以昭明，光暉(輝)象夫日月。
心忽(泐)穆而願(愿)忠，然壅塞而不泄。(內圈)

案：此銘只有前四句，缺後八句，外圈是“姚皎光”銘。

3. 殘銘鏡一

紋飾類似上全銘鏡，但加飾八角連弧紋，字體也相近，銘文作：

潔(挈)精(清)[白]而事君，(志)[患][污]驩(穢)之合(弁)明。



圖四 漢代“豈”和“豐”字

彼(被)玄錫之[流]澤,恐疏遠[而]日忘。
懷[媚]美之窮(躬)禮(體),[外]承驩(歡)之可
說(悅)。
[慕窈窕之靈影,愿永思而毋](之紀)[絕]。

案:此銘只有後八句的殘文,缺前四句。這八句,前六句,每句皆奪一字,後兩句,只剩最後一字,還寫錯。今為比較,把缺字用[]號補出,錯字用小字括在()號內,改正的字用大字括在[]號內。“志”,疑是“患”之誤。“窮”下的字左半似从示,右半从豐。“之紀”是“絕”之誤。



圖五 陳鳳九藏“徹字鏡”

4. 殘銘鏡二

紋飾同上全銘鏡,字體也相近,銘文作:

內(納)清質以昭明,光[輝象]夫日月。
心忽(恑)[穆]而顛(愿)忠,然壅塞而不泄。(內
圈)
絮(挈)清[白而]事君,(志)[患][污穢]之合
(龕)明。
彼(被)玄錫之[流]澤,恐疏遠[而]日忘。
懷[媚]美之窮(躬)禮(體),[外]承驩(歡)之可
說(悅)。
慕窈(窕)[窈]之靈景(影),[愿永思而毋](紀)
[絕]。(外圈)

案:此銘只有後八句的殘文,缺前四句。這八

句,前七句還在,每句皆奪一字;最後一句,只剩最後一字,也是錯字。今為比較,也補改了一下。“志”亦“患”之誤。“窮”下的字左半似从示,右半从豐,同上。“紀”亦“絕”之誤。這些殘銘,多因設計不周,難以容納,故有簡省,但簡省的規律是顧前不顧後,前面每句減一字,後面大減,而大減之後,也還要留個尾巴。我懷疑,漢有全銘流行,人皆熟誦於心,或不害其閱讀,但今人不同,必得全銘,始能通讀,此全銘之可貴也。

附:“內清質”銘早期蟠螭紋鏡舉例



圖六 故宮博物院藏“泄字鏡”

(一)徹字鏡(約武帝前)

1. 高本漢著錄鏡⑥

紋飾分三組。重圈銘,內圈止於“徹”。

2. 1999年西安雅荷城市花園(鄭王莊)M95出土
徹字鏡(1999YCH M95:4)⑦

紋飾分三組。重圈銘,內圈止於“徹”。

3. 陳鳳九藏鏡(圖五)⑧

紋飾分三組。重圈銘,內圈止於“徹”。

4.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徹字鏡⑨

紋飾分三組。只內圈有銘,止於“徹”。

案:此類銘文,“忽”从艸,“糜”作糜(米省作木),“體”从口。

(二)泄字鏡(約武帝時)

1. 黃濬藏鏡⑩

紋飾分四組。重圈銘,內圈止於“忽”。

2. 泉屋博古館藏鏡一^①

紋飾分四組。重圈銘，內圈止於“忽”。

3. 泉屋博古館藏鏡二(與上同範)^②

紋飾分四組。重圈銘，內圈止於“忽”。

4. 故宮博物院藏鏡(圖六)^③

紋飾分四組。重圈銘，內圈止於“忽”。

5. 梁鑒藏鏡

紋飾分三組。只內圈有銘，止於“泄”。

案：此類1-4，紋飾分四組，內圈止於“忽”，與上不同。但此類5，紋飾分三組，內圈止於“泄”，却仍保持上一類的特點。其銘文，除“徹”改“泄”，大體同上一類，但“糜”作靡(非在上，米在下，米亦省作木)。其中故宮藏鏡，還把“忽”字寫成上芬下心，分是勿之誤。

第二篇 “君忘忘”鏡

梁鑒藏鏡有一件“君忘忘而失志兮”鏡(圖七)，紋飾為十二連珠紋居內，外環八角連弧紋。這種銘文往往不全，“久”字下脫六字，下接最後的“已”字，並把第二個“兮”字錯寫成“行”。他的這面鏡子，銘文完好，很難得。這種銘文的全銘鏡，出土發現，還有幾件，品相不太好，最好的一件要屬1999年山東滕州豐山墓地36號墓所出，^④與此鏡不相上下，可比較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1978年11月阿富汗席巴爾甘(Siberkand)“黃金之丘”也出過一件全銘的鏡子，銘同，但“心”下七字鏽蝕嚴重，看不清。李學勤先生據它



圖七 梁鑒藏“君忘忘”鏡

本補字，已經做過很好的考證，^⑤這裏做一點補證。

(一)釋文

君忘忘(恍恍)而失志兮，舜(頓)使心臾(瘐)者。

臾(瘐)不可盡兮，心污(紆)結而獨愁。

明知非(彼)不可久處，志所驩(歡)，不能已。

(二)注釋

“君忘忘而失志兮，舜使心臾者”，說話人是對鏡鑒容的女子，說話對象是她深愛的夫婿。這兩句是形容他情緒低落。“君”，鏡銘多指夫君。“忘忘”，李學勤讀“茫茫”，今案當讀“恍恍”，即“恍恍惚惚”的“恍恍”。“恍惚”出《老子》，原指大道無形，混沌朦朧，後人用來形容失志者精神恍惚。如《三國志·蜀書·劉琰傳》：“琰失志恍惚。”《晉書·殷仲文傳》：“仲文失志恍惚。”都是形容失志貌。“恍惚”的“恍”，字亦作恍或慌。“舜使”，疑讀頓使。舜是書母文部字，頓是端母文部字，古音相近。頓有頓時之義。舜可讀瞬，也有時間短暫之義。李學勤先生說，此字“乃是‘憂’(忧)字，參看《銀雀山漢簡文字編》第193頁(後二例)”，我查過該書，感覺並不像。這個字，除省舛為夂，全同舜字。^⑥請比較羅福頤《漢印文字徵》(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8年)卷五第十六頁正的舜字(圖八)。^⑦“臾”讀瘐。李學勤先生據《爾雅·釋訓》讀瘐，很正確。但瘐是什麼病，值得討論。古人常說“瘐死獄中”，住監獄的人最容易得這種病。如《漢書·宣帝紀》“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”，顏師古注引蘇林說：“囚徒病，律名為瘐。”這種“囚徒病”不是一般的病，而是精神病，古人叫心病，現代醫學叫抑鬱症(depression)。

“臾不可盡兮，心污結而獨愁”，是形容他的夫婿獨自



圖八 漢代“舜”字

發愁，不是把難受的情緒釋放出來，而是憋在心裏。“與”亦讀瘼。“盡”訓止，指病好。“兮”，他本多作“行”，蓋形近而致誤。“污結”讀紆結。污同汙。李學勤先生讀“關結”，以為“意如‘鬱結’”，大義是對的，關是魚部字，也可通假，但古書沒這種寫法。《漢書·藝文志·詩賦略》序：“春秋之世，周道浸壞，聘問歌咏不行於列國，學《詩》之士逸在布衣，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。”“紆結”正是形容賢人失志。如《藝文類聚》卷十八引阮瑀《止欲賦》“懷紆結而不暢兮，魂一夕而九翔”，卷二六引曹攄《述志賦》“悲盛衰之遞處，情悠悠以紆結”，卷三四引魏文帝《悼夭賦》“氣紆結以填胸，不知涕之縱橫”，《後漢書·馮衍傳》引馮衍《顯志賦》“心怫鬱而紆結兮，意沉抑而內悲”，《晉書·趙志傳》引趙志《與嵇康書》“尋歷曲阻，則沈思紆結”，它們都是寫成“紆結”。

“明知非不可久處，志所驩，不能已”，是說明知對方不可久處，但分手之際還是難捨難分。第一句，李學勤先生於“非”下點斷，不破讀，似可商榷。“非”，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易》多作“匪”，早期用法，除作否定詞，多半讀彼，這裏應讀彼，作一句讀。“志所驩”指心裏喜歡。“驩”讀歡。“不能已”是沒法控制自己。李文說席巴爾甘鏡為37字，“已”下還有“之”字，但我看過照片，銘文只有36字，沒有“之”字。

(三)譯文

夫君神智恍惚不得志呀，好像突然得了抑鬱症。
此病好不了呀，讓他獨自發愁，心裏的疙瘩解不開。
我明知那人不可久處，但心裏喜歡，還是放不下。

第三篇 “姚皎光”鏡

銅鏡中有一種賞月詩，銘文是以“姚皎光而曜美兮”開頭，全銘很少。

梁鑿藏鏡有兩件這類銘文的鏡子，一件與“內清質”銘的前四句配，“內清質”銘在內圈，“姚皎光”銘在外圈；一件與“清治銅華”銘配，“清治銅華”銘在內圈，“姚皎光”銘在外圈（圖九）。前者的“姚皎光”銘完整無缺，後者的“姚皎光”銘脫一字，今以完整者為標本，解釋一下。

(一)釋文

姚(眺)皎光而曜美兮，挾佳都而承閒。
懷驩(觀)察而恚予兮，愛存神而不遷。
得竝執(執)而不衰兮，精(請)昭折(暫)而侍君。(外圈)

(二)注釋

“姚皎光而曜美兮，挾佳都而承閒”，是說趁花好月圓，帶美人賞月。“姚”讀眺。“皎光”是月光。《說文解字·白部》：“皎，月之白也。从白交聲，《詩》曰‘月之白也’。”“曜美”指月光明亮而美麗。“曜”同耀，它本或作“耀”。“佳都”，佳、都皆有美義。漢代喜歡用“佳人”指美人。“都”是嫵靜美好之義。“承閒”是趁機。《楚辭》三用“承閒”，《九章·抽思》：“願承閒而自察兮，心震悼而不敢。”《七諫·謬諫》：“願承閒而效志兮，恐犯忌而干諱。”《九嘆·逢紛》：“願承閒而自恃兮，徑淫暄而道壅。”

“懷驩察而恚予兮，愛存神而不遷”，是說自己的愛人老是暗自觀察，怨恨自己。“驩察”讀觀察。“恚”是忿恨，釋“性”誤。“存神”猶言“潛心”、“藏心”。如《法言·問神》：“或問‘神’。曰：‘心。’‘請問之。’曰：‘潛天而天，潛地而地。天地，神明而不測者也。心之潛也，猶將測之，況於人乎？況於事倫乎？’‘敢問潛心於聖。’曰：‘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矣，達之；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，未達一閒耳。神在所潛而已矣。’”《太玄經·玄數》也以“藏心”、“存神”並說。《後漢書·馮衍



圖九 梁鑿藏“姚皎光”鏡



圖十 王剛懷藏“姚皎光”鏡

傳》引馮衍《顯志賦》：“陂山谷而閑處兮，守寂寞而存神。”《藝文類聚》卷三六引張華《答陸士龍詩序》：“修道以養和，棄物以存神。”道家也以這個詞指煉氣養神。“不遷”猶言不變。

“得竝執而不衰兮，清昭折而侍君。”竝執讀並執，意思是手牽手。竝和並是同一字的兩種寫法。《詩·邶風·擊鼓》“執子之手，與子偕老”，《邶風·北風》“惠而好我，攜手同行”，都是講男女相愛手牽手。“清”讀請。“昭折”讀昭皙，是光明、白晳之義。

(三)譯文

眺望星空，月光皎潔，明亮又美麗，何不乘此

良宵美景，帶美人來賞月。

哪怕你暗自觀察百般挑剔怨恨我，我會把我的愛深藏心底，永不變心。

但願與你攜手，白頭到老，請讓我像這輪明月，明亮皎潔，陪伴你。

(四)比較

最近發表的王剛懷藏鏡也有一件這種銘文的全銘鏡(圖十)，^⑩字體差異較大，但內容相同。異文有二：

1. “曜”，王本从日从侖，侖是倫的誤寫。

2. “折”，王本从日从制，見《集韻·祭韻》，字同“晰”。折與制古書常通假，如“折獄”同“制獄”，“制衣”作“製衣”。

第四篇 “君行有日”鏡

梁鑒藏鏡有一件“君行有日反毋時”鏡(圖十一)，非常罕見。銘文共十三句，四句在內圈，九句在外圈，銘文完整。今查上海博物館也有一件這種銘文的鏡子(圖十二)，惜銘文不全，只有後九句，而且丟了一個字。^⑪這篇銘文，相當難讀。我讀了好幾天，才豁然開朗：原來這是一篇古代的兩地書。鏡銘說話人為女性，語言生動，性格潑辣。她對她的夫君敲敲打打，一個勁兒埋怨他：為什麼你來信，不是講自己在外如何，就是祝父母如何，反正不關心我。她強



圖十一 梁鑒藏“君行有日”全銘鏡



圖十二 上海博物館藏“君行有日”半銘鏡

調的是“半斤換八兩，人心換人心”，你要不想我，我也不想你。這篇銘文不像其他描寫閨怨的鏡銘，悲悲切切，一門心思吊死在丈夫身上，非常有趣。

下面是我的理解。

(一)釋文

君行有日反(返)毋(無)時。

思簡(忿)[忽]，倘(尚)可沮(苴)，人兩(慙)心成不足思。(內圈)

君有遠行妾私喜。

饒自次，具某止。

君征行來，何以爲信？祝父母耳。

何木毋疵(枝)？何人毋友？

相思有常可長久。(外圈)

案：原文叶韻，可據以斷句。韻脚：時、思、喜、止、來、耳、友、久是之部字，沮是魚部字。兩漢韻文，之、魚二部常合韻。

(二)注釋

“君行有日反毋時”，是說夫君出門已久，回家的日子還遙遙無期。“反”讀返。“毋時”是無時。毋讀無，下同。“無時”與“有日”相反。

“思簡忿，倘可沮，人兩心成不足思”，意思是說，你要是疏忽，想不起我，這事還可彌補，但惡心已成，故意如此，我也不把你當回事。“思”，銘文有三個思字，第一個思字寫法比較怪，上面加了一短豎一長橫，但對比上引上海博物館藏鏡“相思”的“思”字，可知這個形如惠字的字，其實是用作思字。“簡忿”，疑是“簡忽”之誤。上文提到，漢“內清質”鏡有“忽穆”一詞，忽字或从艸从忽，或从艸从忿，就是忽、忿相混的例子。“簡忽”，古書常見，意思是輕慢、疏忽，這裏指夫君不把自己放在心上。“倘”讀尚，尚是庶幾。“沮”讀苴，意思是補苴。“兩”是敝字所从，《說文解字·巾部》有這個字，許慎的解釋是“敗衣也”，這裏讀慙。慙訓惡，見《方言》卷十、《廣雅·釋詁三》。王念孫說从敝得聲的字往往有惡義（《廣雅疏證》卷三下）。慙是心腸惡毒，如《後漢書·董卓傳》“羌胡敝腸狗態”，李賢注：“言羌胡心腸敝惡，情態如狗也。《續漢書》敝作慙。《方言》云：‘慙，惡也。’”“人慙心成”是人

之惡心已成。^⑩“不足思”是不值得思念。這裏值得注意的是，鏡銘“尚”對“不”，這種句式，來源很早，如《詩·大雅·抑》：“白珪之玷，尚可磨也；斯言之玷，不可磨也。”漢代也流行這種句式，如《史記·淮南衡山列傳》：“孝文十二年，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：‘一尺布，尚可縫；一斗粟，尚可舂。兄弟二人，不能相容。’”《太平御覽》卷一八七引傅玄《棟銘》：“國有維輔，屋有棟梁。室之傾，尚可柱也；心之傾，不可輔也。”

“君有遠行妾私喜”，是說你遠行在外，別以為我會痛不欲生，其實我是暗自高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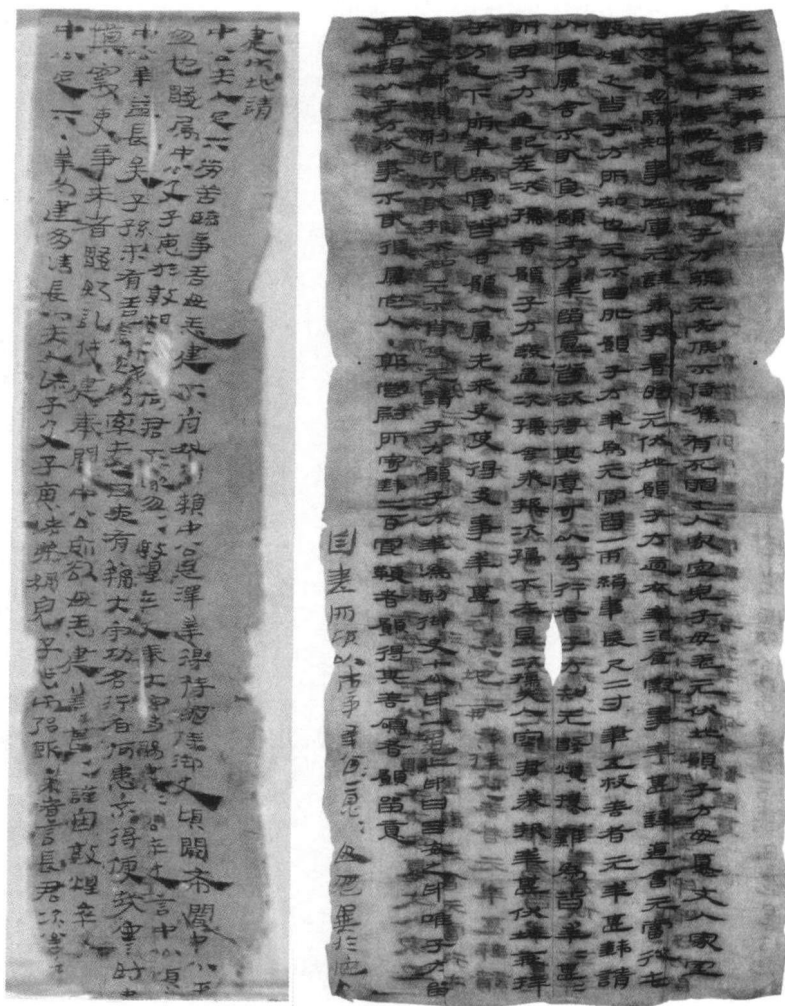
“饒自次，具某止”，意思是任憑投宿何處，你都詳細說明自己的行止，具體地點是什麼。饒的意思是任憑。今北京話有“饒世界”一詞，猶存古義。朱駿聲《說文通訓定聲·小部》：“饒又借爲任，爲由，爲如，唐人所用饒他、假饒字，皆一聲之轉。”“次”是止宿。“具某止”是具言止於何處。“某”，《廣雅·釋詁三》：“某，命、鳴，名也。”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卷三下：“凡言某者，皆所以代名也。”上引上海博物館藏鏡漏掉“某”字，則不成句。“具”上多一橫畫，估計還是“具”字。

“君征行來，何以爲信？祝父母耳”，是說自君別後，你都來信講什麼？無非是些祝願父母的話罷了。“征行”，古書中的“征”或“征行”都是遠行，不限於兵役之行。“征”字右半的第一筆（橫畫）有點彎曲，陳佩芬以為从疋，對比此銘，可知它的第一筆與第二筆並不連，還是从疋。“來”指自“君征行”以來。“信”指來信。《晉書·陸機傳》有“我家絕無書信”語。書信稱信始於何時，值得討論。顧炎武《日知錄》卷三二“信”條曰：“《東觀餘論》引晉武帝、王右軍、陶隱居帖及《謝宣城傳》謂：‘凡言信者，皆謂使人。’楊用修又引《古樂府》：‘有信數寄書，無信長相憶’爲證，良是。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，楊太尉夫人袁氏《答曹公卞夫人書》云：‘輒付往信。’《古詩爲焦仲卿妻作》：‘自可斷來信，徐徐更謂之。’魏杜摯《贈毋丘儉詩》：‘聞有韓衆藥，信來給一丸。’以使人爲信始見於此。若古人所謂信者，乃符驗之別名。《墨子》：‘大將使人行守，操信符。’《史記·刺客傳》：‘今行而無信，則秦未可親也。’《漢書·石顯傳》：‘乃時歸誠，取一信以爲驗。’《西域傳》：‘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，國傳送食。’《後漢書·齊武王傳》：‘得司徒劉公一信，願先下。’《周禮·掌節》注：‘節猶信也。’行者所執之信，此

如今人言印信、信牌之信，不得謂為使人也。故梁武帝賜到漑《連珠》曰：‘研磨墨以騰文，筆飛毫以書信。’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。”案：信是音信，無論口信，還是書信，皆可稱信。書信，不過記其言於書札而已。顧炎武說古書中的信字，非信使，即符傳、印信，書信稱信“起於東漢以下”，此說不可信。鏡銘“信”應指來信。西漢私人信件，今有出土發現（圖十三）。當時已有書信，無可疑也。“祝”是祝願。

“何木毋疵？何人毋友”，是說誰還沒個朋友，難道非你不可？你別以為，離開你我就不法活了。“疵”疑讀枝或柴。疵是從母支部字，枝是章母支部字，音近，可通假。柴與此皆从此聲，亦可通假。

“相思有常可長久”，是說你常想着我，我常想着你，才能活得長久。“相思”是互相思念，“常”是恒久之義。“長久”是人長久。鏡銘常見“保長久，壽萬年”。“長久”是祝願之語。蘇軾《水調歌頭》“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”就是這類祝願。



圖十三 西漢私人信件兩件，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

(三)譯文

夫君出門已久，不知何日歸來。
 你的心上沒有我，如果只是疏忽，此事尚可彌補，如果良心大壞，我又何必把你放心上。
 夫君出遠門，妾心暗自喜。
 不管到哪裏，你都津津樂道，每個地點，詳詳細細。
 自你遠行在外，你都來信說什麼？無非祝願父母罷了。
 哪棵樹沒有樹枝，哪個人沒有朋友？
 只有你常想着我，我常想着你，才能人長久。

長，蟠螭紋“微字鏡”約在武帝前，蟠螭紋“泄字鏡”約在武帝時，重圈銘“泄字鏡”約在武帝後（昭至平）。其他三種的年代大體同於第一種的第三類。四種都屬西漢鏡。銅鏡可以紋飾風格粗分早晚，但每種風格的起止時間可能較長，彼此有重疊，要根據考古發現（主要是從共出關係看）和工藝特點加以校正。

【李零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】

2012年三八婦女節次日寫於北京藍旗營寓所

補記：上述鏡銘，第一種數量最大，流行時間較

注 釋

- ① 參看岡村秀典《前漢鏡銘の研究》,《東方學報》,第48冊(2009年3月),1-54頁。
- ② 裘錫圭《昭明鏡銘文中的“忽穆”》,收入氏著《古文字論集》,北京:1992年,633頁。
案:沕同溜,溜是青黑色,與幽含義相近。“穆”同繆,有深遠之義。《逸周書·謚法》:“中情見貌曰穆。”“壅遏不通曰幽。”
- ③ 彼字的寫法,可參看王剛懷《清華銘文鏡——鏡銘漢字演變簡史》,北京:清華大學出版社,2011年,60頁:圖版三十、78頁:圖版三十九、80頁:圖版四十,作者釋級。案:圖版三十的彼字像假,但對比照片,可知銘文被一道豎綫劃斷,並非假字。圖版三十九的彼字略有簡省。圖版四十的彼字相對標準。
- ④ 參看王士倫《浙江出土銅鏡》(修訂本),北京:文物出版社,13-14頁。
- ⑤ 王剛懷藏鏡,此字左半从水,右半似豈,實為澧字。參看王剛懷《清華銘文鏡——鏡銘漢字演變簡史》,78頁:圖版三十九,作者釋澧。
- ⑥ Bernhard Karlgren, “Early Chinese Mirrors, Classification Scheme Recapitulated” *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, Bulletin No.40, Stockholm 1968, pp.79-95, PL.70, F8.*
- ⑦ 程林泉、韓國河著《長安漢鏡》,西安:陝西人民出版社,2002年,47頁,50頁:圖七,2;圖版六,2。
- ⑧ 陳鳳九《丹陽銅鏡青瓷博物館·千鏡堂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7年,17頁:圖版20。
- ⑨ 楊桂榮《館藏銅鏡選輯》,《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》,總18-19期(1992年),207-228頁。
拓本見217頁:圖7。
- ⑩ 黃濬《尊古齋古鏡集景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0年,92頁。
- ⑪ 岡村秀典《蟠螭紋鏡的文化史》,《泉屋博古館紀要》第十四卷(1998年3月10日),7-19頁,照片見8頁:圖一。
- ⑫ 同上,照片見9頁:圖二。
- ⑬ 郭玉海《故宮藏鏡》,北京:紫禁城出版社,1996年,第22頁:圖版22。
- ⑭ 現藏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。見《鏡の中の宇宙》,山口県國立萩美術館・浦上紀念館,2005年,45頁:圖版32;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《鑒耀齊魯——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銅鏡研究》,北京:文物出版社,2009年,275頁:圖版141。案:據梁鑿統計,同樣銘文的鏡子至少有八件。
- ⑮ 參看李學勤《重論阿富汗席巴爾甘出土的漢鏡》,《史學新論》,鄭州:河南大學出版社,2005年,3-6頁。
- ⑯ 請與上引《鑒耀齊魯》圖版141比較。
- ⑰ 銅鏡銘文系鑄造而成,字體往往更接近璽印的銘文,而不是簡牘文字。
- ⑱ 王剛懷《借鏡喻人,托物言志》,《中國文物報》,2011年11月23日,第7版。
- ⑲ 陳佩芬編《上海博物館藏青銅鏡》,上海:上海書畫出版社,1987年,圖版34,拓片34。
- ⑳ “成”亦可讀誠。“誠不足”乃古代習語,如果是這樣,句子結構就是“人慙心/誠不足思”。